

大海

洪灵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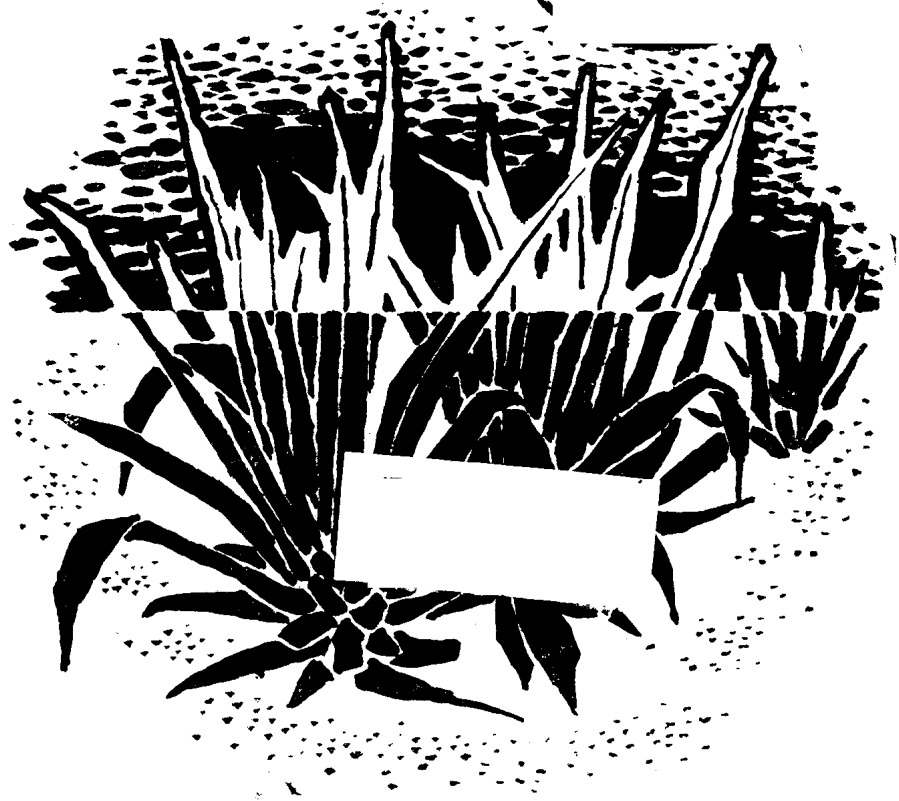


I216
26

015785

大海

洪灵菲



花城出版社

作代
...东灵...

大 海

洪灵菲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兵 事 学 堂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270,000字

193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册

书号 10261·441 定价 1.35元



作者摄于1929年

作者是我国著名革命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常务委员。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是永远值得怀念的革命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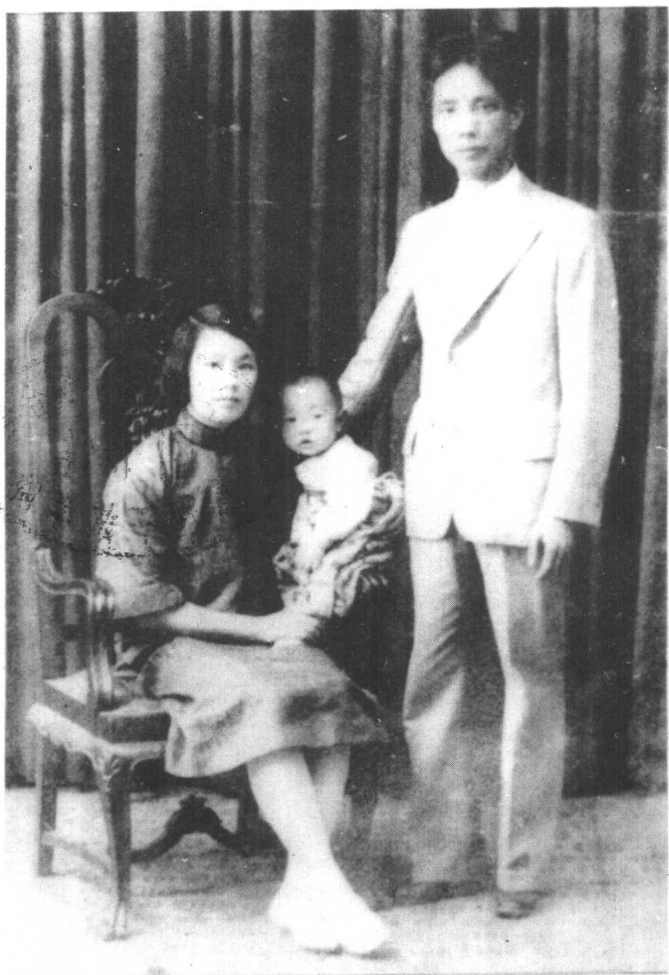
从学生时代起，作者即在文学上崭露头角。1924年的少作《一个不及格的学生》（选入本书第二辑），就是一篇文采横溢的作品；及至投身革命洪流，更以文学为号角，努力去唤起工农群众的觉醒——在三十年代初期，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努力”（《流亡·自叙》）。

这本集子分三辑，选编了作者的中、长篇小说各一部，短篇小说十四篇，遗简十九封。长篇小说《流亡》，通过一个革命者在摆脱敌人的追捕后，辗转于香港、汕头、新加坡、暹罗、上海等地的一段流亡生活，真实地再现了1927年国民党右派策动“四·一二”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和革命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作者的代表作。中篇小说《大海》以海陆丰农民运动为背景，热情讴歌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十四个短篇小说，多半是潮汕侨乡和海外生活中截取的横断面，也是侨工、归侨、侨眷当年悲苦生涯的写照。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十九封遗简，是作者致革命伙伴秦静的书信，从侧面反映了作者的爱情生活和革命情操，不啻为珍贵的革命文献。

《流亡三部曲》封面



书影



洪灵菲与爱人秦孟芳、长子洪曙望（小灵）合影
（1929年摄于上海）

出版说明

为了承前启后，积累文化，我们将陆续编辑广东作家三、四十年代作品，个人结集出版。选编范围，也包括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老作家。

广东作家
三、四十年代作品选

- 沉郁的梅冷城……………
……………丘东平(已出)
大海……………洪灵菲(已出)
重新起来! ……………
……………冯 铿(即出)
绝地……………草 明(已出)
六月流火…蒲 风(已出)
杉寮村……易 巩(即出)
墙头骑士…碧 野(即出)

目 录

忆洪灵菲烈士（修订稿）.....	秦 静	1
------------------	-----	---

第一辑

流亡.....		28
---------	--	----

大海		200
----------	--	-----

第二辑

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242
----------------	--	-----

在木筏上		252
------------	--	-----

在洪流中		265
------------	--	-----

在俱乐部里面		277
--------------	--	-----

路上		287
----------	--	-----

女孩	297
归家	303
金章老姆	315
气力的出卖者（一封信）	327
考试	337
柿园	345
爱情	368
里巷	370
蛋壳	385

第三辑

致秦孟芳书信（书信十九封）	394
---------------------	-----

附录

略论洪灵菲早期活动与创作	卫 公	416
读洪灵菲烈士遗简	韦 工	438
编后记	李伟江	448

忆洪灵菲烈士（修订稿）

秦 静

洪灵菲同志学名洪伦修，字子常，辈序名树森，曾用名洪素佛、李铁郎、林曼青、林荫南等。一九〇二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江东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名红砂乡。他家境清贫，父亲是个落第秀才，后转业学中医，发明了好几种丸药，在南洋一带销路很好，因此家庭经济情况渐渐好转。父亲为人严正耿直，生性仁慈，以助人为乐，乡里近邻如有困难，不但瞧病不收诊金，有时连医药费也不收。因此病家莫不感其为人善良。

可是他对灵菲非常严厉，灵菲见到父亲，躲得远远的，万一被叫到，则低头无语，温顺得象只绵羊。据灵菲同志告诉我，他父亲特别迷信风水，喜看相问卜，他说灵菲好读书，不是长命的人。灵菲的一举一动，他老人家看来，没有一处顺眼。例如灵菲读书或朗诵诗词，就说音调哀怨凄楚，不是

吉兆；灵菲写字，本来很端正利落，却说笔画好象骨头，没有肉，不饱满，是短命相。

母亲系农家女，粗识文字，性情极温婉慈和，能吃苦耐劳，治理家务有条不紊。

灵菲同志有兄二、姊一、弟一，在弟兄们中，他排行第三。因为弟兄众多，家境贫困，灵菲同志幼年的生活，十分艰苦。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我：“到我十五岁时，还没有单独吃过一个鸡蛋。我向母亲要求多分给我一点，母亲总是这样的劝我：‘森儿，你要好好的念书，将来有本事，会赚钱，什么都有得吃。’”从这里就可以知道灵菲同志幼年的物质生活是十分困窘的了。但这正养成他后来勤俭朴素的美德。

灵菲同志四、五岁时，便被母亲分配做儿童所能做的事。每天早上，天刚微亮，便帮助哥哥到村外去拾猪粪，捡蔗渣，前者当作肥料，后者当作柴烧。他们常常受地主的欺侮、恶骂和毒打，嫌他们脏、臭，不应该从他们门口走过。灵菲回家时哭诉于母亲，母亲则忍气吞声的安慰着灵菲说：“好孩子，不平的事多着哩。咱们是穷人家，他们有钱，有势，谁敢惹他们呢？惹着他们，还不是咱们吃亏。官府还不都是为他们说话的？”在灵菲单纯稚弱的小心灵上，已感到这是极大的耻辱和不平，内心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灵菲同志生长于穷乡僻壤，一直到一九一一年，他十岁时，才进入乡村小学。一入学校，便专心致志地读书。由于屋少人多，仅有的两三间小破屋，十分嘈杂拥挤，他便悄悄地一个人溜到屋顶去学习。当时人们即称他为书呆子。一九

一八年灵菲同志从小学毕业，考进潮安县金山中学。

灵菲同志身体瘦长，文质彬彬，不象农村出身的人那么粗壮结实。在瘦棱棱的脸孔上，长着一对特别乌黑明亮的圆眼睛。待人接物很诚恳真挚，体贴入微，又能舍己为人，生性豪放爽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很喜欢他这种性格，爱和他在一起聊天。虽然他是这么瘦，却十分矫健，这跟他爱好体育活动（特别爱踢足球）是分不开的。

中学毕业后，一九二二年升学到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即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前身）。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广大，是郁达夫先生最喜爱的一个高材生。

从小学到高师二年级的这一段时间，灵菲同志的生活比较平静，使他能醉心于文艺的研究。他崇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苏曼殊和雪莱、拜伦等几位国内外有名的诗人，喜欢读他们的诗和词，不管是在道上漫步徘徊，或在阶前庭院憩息，他喜欢高声朗诵，旁若无人。

当灵菲同志在高师二年级时，家里忽然给他定下婚约，使他失去了在中学时期多年相爱的女友。虽然他经过一度的反抗和斗争，结果仍被封建势力压了下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目不识丁的农女结了婚。他从此更不想回家了，他父亲也更不喜欢他。他想借酒消愁，在醉中求得解脱，有时喝得过量，一连昏睡两三天不能起床。他内心的痛苦由此可以想见。

这时家里不给他寄钱，他便自己写文章，到处投稿，维持生活。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第一次写的是一篇短篇小

说，题为《一个小人物死前的哀鸣》，署名洪素佛，寄到香港日报去发表，后来刊登出来，署名不变，稿费却被人窃取去了。”

到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革命高潮如洪流般地到处奔腾澎湃，灵菲同志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他的思想渐渐朝着革命的路上走，再也不象过去那样消极、悲观、失望、颓废了，成为一个生气蓬勃，心情舒畅，大有作为的青年。他的变化跟许苏魂同志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许苏魂同志，原名许统绪，牺牲时名许进，出身于小店员，由于家境贫困，青少年时期没有上过正规学校，靠自己勤奋努力学来一身本事，真是难能可贵。他为了家庭生计，到过南洋，对于海外的情况很熟悉。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后，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海外部秘书，还负责广东区委的工作。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后来我们听说，他在一九三〇年赴上海参加全国苏区代表大会时，中途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

许苏魂同志待人很和蔼可亲，没有旧社会那种旧官僚的习气。他非常喜欢灵菲，爱他的聪明能干，有学问，落笔成文，善于处理事物，但深为灵菲的失恋抱不平。他痛恨旧社会、旧制度。为了婚姻不自由，不知牺牲了多少男女青年。他鼓励灵菲同志，一定要坚强起来，另找志同道合的伴侣，不能那么软弱下去，以自杀了事，必须反抗到底，推翻整个吃人的旧社会、旧制度，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应该做的事。

当时灵菲同志和他一道在海外部工作，受他的领导。灵

菲担任文书科、组织科、编辑科、交际科干事，兼做党的支部工作。一九二六年灵菲同志加入党。他还和许苏魂同志一同负责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广州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发生，他经常出现于各种群众大会，做宣传、组织等工作，发动反帝斗争力量。从此灵菲同志便一心一意的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直至后来英勇牺牲。

我和灵菲同志的认识，约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那时我刚从潮安韩山师范毕业，来到广州升学，经姚师宝猷（我在福建集美女师时的史地教员）的介绍，知道许苏魂同志的家眷在此，我才寄宿于许同志的家。许同志夫妇俩待我很好，我们都是同乡，又是同志，每天一道吃饭，一道谈心，亲如一家。在许家，我第一次见到灵菲同志。

后来苏魂同志要灵菲同志帮助我，经常给我谈谈革命的道理。他们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以后，都不主张我报考中山大学，要我到何香凝同志主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于是我考进了妇女运动讲习所，见到了一九二五年革命军东征潮汕胜利时曾随军到韩师讲演的邓颖超同志。她还领导过我们金、韩二校最高班的女生，组织成立潮安县第一届妇女解放协会。当时，她是我们讲习所的妇女运动史的讲师。在她的教导下，我对革命有进一步的认识。是年秋，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妇运同学许珉仇和同乡洪灵菲两同志的介绍下，经过六个月预备党员的考察，终于在一九二七年春初，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我心里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从此我便一心一意地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不管后来白色恐怖

如何残酷，始终没有动摇过我的革命意志。

在妇运讲习所毕业后，我被党分配到中央海外部担任文书工作。时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彭泽民部长、许苏魂秘书以及我们妇运所长何香凝等，都随政府第一批迁都武汉。我们这些留守广州的，等候通知，再行出发。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继上海“四一二”之后，这个阴险毒辣、嗜杀成性的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反革命事变，破坏国共合作，以便独吞革命胜利果实。从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革命团体，清洗、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是日清晨一点多钟，全广州市内外的老百姓正在酣睡中，蒋介石下令戒严，全城顿时布满军警，到处搜查、追捕，枪杀成千累万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好领导、广东区委的负责人之一萧楚女同志，就在这天被逮捕杀害。据说反动派用木夹把他从市内大东路拖到长堤海珠公园之后，已是遍体鳞伤，血迹斑斑，危在旦夕，但敌人还不放过他，又用酷刑将他处死。

事后同乡友好前来告诉我们，四月十五日一早，敌人也来过中山大学两三趟，想逮捕灵菲同志，结果都扑了空，最后把刚进去的新同学许声闻（即许涤新同志）逮走，他正睡在灵菲同志原来睡过的床上。

其实灵菲同志和我，早已得到组织的通知，为了工作的需要，也为了我们的安全，在春节过后（三月二日）一同搬

到距离大东路不远的竹丝岗，一座尼姑庵后边的三间小屋里，这里成了我们新婚的洞房。除了我的同学谭澹如、许珉仇和一些友好同志外，谁也不让知道，因为估计敌人迟早总有一天要逮捕灵菲同志。

事变之前两三天，灵菲同志正害病，我们都没有去上班，不然，敌人到海外部去抓灵菲，他也难幸免。

事变第二天下午，由尼姑庵的大姑和十一姑这两位好心肠的同情者雇了四辆人力车，扮成要到庙里烧香还愿的样子，将灵菲同志和我转移到白云村——尼姑庵的佃户人家去避难。由于我的短发，乡人感到很奇怪，互相传告，不断有人前来探望。怕因此惹出意外，我们住了几天，又转回尼姑庵来。在组织的关怀下，我们又和当时刚从星洲归国的代表团负责人蔡博真同志以及海外部的陈沧海、张晓天等同志避难到香港，借宿于吴老板的商店和住家。吴老板是我们的同乡，又是苏魂同志的好友，对于我们的招待很周到。

由于吴老板的商店早已接待了海外部留守处主任许超循同志夫妇和苏魂同志的家属，现在又加上我们，来往人多，引起港政府的注意。他们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灵菲、博真、晓天三同志，因为他们都是西装革履，不象该店的伙计。逮去后，禁锢于香港西捕房。过了几天，查无证据，并经我与香港友好同乡积极营救，始获自由。释放后，由香港政府押送上海轮，驱逐出境，遣返潮汕故乡。船开行后，恐港政府与汕头市府有了联系，灵菲同志乔装为商人，我则模仿富家女儿装束。抵汕后，看到国民党的通缉令刊登于广州